



A STUDY OF
MARX AND
GERMAN
ROMANTICISTS

通往“蓝花”深处

A MENTAL JOURNEY TO THE MYSTERY OF "BLUE FLOWER"

——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研究

刘 聪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 STUDY OF
MARX AND
GERMAN
ROMANTICISTS

通往“蓝花”深处

A MENTAL JOURNEY TO THE MYSTERY OF "BLUE FLOWER"

——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研究

刘 聪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通往“蓝花”深处：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研究 / 刘
聪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4

ISBN 978 - 7 - 5117 - 1186 - 1

I. ①通… II. ①刘…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②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研究—德国

IV. ①B0 - 0②I51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2235 号

通往“蓝花”深处——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研究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郑 锦 苗永姝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编：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25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我已经没有任何贪欲，可是我很想见到那朵蓝花。^① 它萦绕在我心里，除了它我们什么也不能写，什么也不想写。……^②

——诺瓦利斯：《海因里希·冯·奥夫特尔丁根》

我拥有艺术——以免我们亡于真理。

——弗里德里希·尼米：《权力意志》

① 蓝花（die blaue Blume），德国早期浪漫派旗手诺瓦利斯（Novalis，原名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在其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夫特尔丁根》（*Heinrich von of Terdingen*）中，描写了年轻人奥夫特尔丁根梦到一株生长在山岩间与喷泉畔的蓝花，此后便在对蓝花的渴慕中开始了追寻的漫游。“蓝花”在诺瓦利斯这里意指浪漫诗的本质，也意味着浪漫主义者内心对无限事物的憧憬。小说发表之后，诺瓦利斯获得了“蓝花诗人”的称号，“蓝花”也成为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象征。

② 诺瓦利斯：《大革命与诗化小说——诺瓦利斯选集卷二》，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序 言

马克思无疑是近代思想史上最复杂的思想家之一，无法被某种单一固定的立场或类型所定位。中国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目前正进入一个寻求主题创新和方法创新的转型时期，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根本理解的深化。比如，我们早已习惯了马克思的理性主义者身份，却较少留意马克思思想中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刘聪博士的新著《通往“蓝花”深处——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研究》，在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与德国早期浪漫派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书中一改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习见的设计问题和确立观点的方式，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把浪漫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中一个不可或缺固有维度，给予极大重视，甚至将马克思看做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其研究内容和学术见地给学界对马克思的理解带来了一缕清新的气息。

我总的印象，这是一本选题新颖、立论坚实、文笔清丽的学术著作。全书从启蒙运动自身暴露出的内在困境谈起，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内容作出了细致分析；从浪漫派、黑格尔与马克思启蒙运动批判入手，对浪漫反讽、概念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的逻辑结构进行了对比；在浪漫反讽与概念辩证法的内在关联中，对实践辩证法向反讽结构的形式性趋同予以置证；从马克思对黑格尔现实哲学与浪漫派“形式反讽”的超越与融汇中，对马克思



阶级理论的反讽本质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诠释。作者没有采取国内学界马克思哲学研究惯有的和固定的理路，同时也放弃了以往对浪漫主义思潮的简单泛化的理解，而是以新的视角、新的资料和新的理路，在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的比较研究中让读者见证了一个更加复杂也更加鲜活的马克思。

德国浪漫派的产生和影响是近代欧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热衷于一切美好事物的无限性内涵，赋予普通寻常事物以崇高的意义和神秘的面纱，以此恢复已知事物那未知的尊严，使有限之物重归无限性的深邃本质领域。作者提出，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气质中不可遏制地具有一个浪漫主义的内在维度，在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美好理想的承诺与追求中，特别是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理论设计中，无疑充满了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书中最后一章从浪漫主义角度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作专题解读，作者将马克思阶级理论看做浪漫反讽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相结合的后果，见解独到，论证亦很有力度，是全书中最富创意的内容。另外，就马克思思想的德国渊源而论，马克思无疑是受到德国浪漫派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双重滋养而成长起来的，但以往研究者们（包括我本人）大多偏重于关注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而将德国浪漫派对马克思的影响予以忽略。刘聪在她的书中重新考察了马克思思想的这种双重起源，并且证明马克思在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思辨形式的过程中，接受了德国浪漫派的重要影响。这无疑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思想史研究结论。

这本书是作者刘聪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拓展而成的。在指导刘聪作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她悟性不错，也很用功，思维类型与众不同。她爱好文学，诗写得很好，可以说这本

书的选题对作者来说并非偶然。她没有完全按照我要求的哲学套路去写她的博士论文，而是另有一功，为严格刻板的哲学研究赋予了一种诗意的优美和灵动，论文完成后，其新颖的选题、内容和风格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注和好评。现在这本书得以出版，我希望它能被学界接受，并希望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做得更好。

张 盾

2013年3月6日于长春

A Mental Journey
to the
Mystery of
"Blue flower"
A Study
of Marx and
German
Romanticists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马克思的浪漫与现实	1
一、马克思的浪漫主义诗情	3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13
三、反思与方法	19
第一章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	27
第一节 启蒙的世纪与时代的困境	29
一、18 世纪的欧洲与启蒙运动	30
二、启蒙的任务	37
三、启蒙的结果	42
第二节 浪漫派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	47
一、土壤：德意志状况	48
二、萌蘖：德国浪漫主义的产生	52
三、蓝花：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特征	57
第三节 弗·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哲学	61
一、超越“直线哲学”	62



二、浪漫派的绝对唯心主义	64
三、浪漫反讽	66
第二章 面向启蒙的三个批判	71
第一节 德国早期浪漫派与启蒙运动批判	73
一、批判与审美	75
二、分裂与诗	77
三、宗教改革与宗教历史哲学	80
第二节 黑格尔与启蒙	83
一、抽象理性批判与思辨理性	83
二、教化世界的合理性与道德意识的世界	87
三、启蒙对信仰的误解与宗教信仰	89
第三节 现代性问题图景中的马克思	91
一、从抽象理性批判到资本批判	92
二、从消除二元分裂到消除私有财产	95
三、从理论批判到无产阶级革命	97
第三章 反讽与辩证法之争	101
第一节 反讽理论的哲学释读	104
一、苏格拉底与古典反讽	104
二、反讽理论形而上学意蕴的提升：从一种修辞到一种 实践	108
第二节 概念辩证法的圆圈	120
第三节 反讽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	125
第四章 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反讽维度释读	135
第一节 实践辩证法的本质	137

一、批判性、否定性、革命性	138
二、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的融合	139
三、属人性质的辩证法	140
第二节 反讽与实践辩证法的“结构性改造”	141
一、“颠倒”还是“改造”	142
二、“改造”还是反讽还原	144
三、终结的理念还是无限中的理想	148
第三节 反讽结构的样式与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旨趣	150
一、借用与引申：从反诘法到浪漫反讽与概念辩证法	151
二、逻辑异同与辩证法的彻底性	156
三、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与浪漫反讽的形式性趋同	160
第五章 马克思反讽哲学的现实转向	165
第一节 马克思诗歌中的反讽前兆	168
一、马克思哲学的浪漫主义根源	168
二、青年马克思诗歌中的反讽元素	171
第二节 走向现实的马克思	178
一、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转向	180
二、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哲学观的确立	183
第三节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激进本色	188
一、黑格尔评语中的浪漫派弱点	189
二、黑格尔的左派本色	196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继承	210
第六章 反讽哲学观下的马克思阶级理论	221
第一节 马克思实践哲学对浪漫反讽的修正	223
一、修正何以可能：从浪漫反讽到实践哲学	224



二、从克尔凯郭尔视角看马克思对“形式反讽”的修正 ...	226
第二节 反讽主体与无产阶级	236
一、革命主体身份的必然：作为私有制的产物	237
二、革命主体身份的确证：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	239
三、革命主体身份的呈现：自我异化与反讽中的反题	241
第三节 批判、反讽与革命	243
一、无产阶级革命的自我批评	244
二、资产阶级的自我毁灭	247
三、无产阶级的自我扬弃	250
第四节 黄金时代与共产主义	252
结束语	257
主要参考书目	259
后 记	267

导 论

马克思的浪漫与现实

1836 年秋，波恩。当马克思在莱茵河畔的弥蒙雾霭中写下第一行热情洋溢的文字，我们可以这样说，浪漫主义已注定成为其理论哲思的原发点了。这个来自特利尔市的青年没有安分地度过其一生，他在酒精的感性催化与英雄主义的强烈召唤下写出了蹩脚的诗句，也在生活的窘迫与时代的聒噪中有着对人类发展史诗恢宏的设想与叙写。也许，将马克思算做一位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承接者并不为过。对于这一不具有确证性的论断，从事马克思与浪漫派反讽哲学研究的美国学者维塞尔（Leonard P. Wessell, Jr.）的独到见解引人深思：“马克思是一位诗人？一位浪漫派诗人？……的确，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本质上是变形的诗歌，其无产阶级的‘发现’，即科学社会主义庞大体系的关键要素，是受到马克思早期（1836—1837）诗歌兴趣的极大推动。”^① 如此自由、大胆的见解虽然引发了臧否不一的评论，但在对马克思哲学的众多思考中却独树一帜。这一颠覆惯常思维的结论的先在而隐匿的前提即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阶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的关系逐渐被引发关注的今天，维塞尔的上述言论不仅是其个人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成果呈现，而且成为马克思与浪漫主义思想传承关

^① 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系尝试性关联的有力论证。

对于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的研究来说,发掘马克思思想的浪漫主义来源具有重大的意义。普遍的观点认为,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若说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浪漫主义哲学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形成产生了作用,必然会招致谨慎的反思。这是因为,传统研究往往遵循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1907年)^①以及列宁在《马克思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②中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思想有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社会主义与英国政治经济学三个理论来源,而忽略了对马克思青年时期浪漫主义阶段的考察。将如此伟大的思想革命的历史归结为“三个来源”的简单汇合,是否过于草率?阿尔都塞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中曾指责,这不外乎是将马克思看成了一位在其头脑中对各种要素进行拼凑的“作者”,“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这三股潮流的汇合就是向观念史的陈词滥调屈服,从而无法说明促成这一相汇并把它改造为对于自身组成要素的‘革命性批判’的政治—理论基础”。^③近年来,伴随着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基督教传统以及浪漫主义哲学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影响。维塞尔的研究正合时宜。他对浪漫派与青年马克思的诗歌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即是其早期诗情的延续,从而以颠覆性的视域提出浪漫主义对于马克思思想至关重要。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结论加以引申,在维塞

① 卡尔·考茨基援引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8年)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源泉”的观点,并于1907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将其系统化。随后此观点在《启蒙》杂志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专号中被列宁予以重述。

② 此文为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写的文章,载于《启蒙》杂志1913年第3期,该刊物为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理论月刊。列宁在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包含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正确、完备、严密的完整的世界观。

③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陈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页。

尔将“诗与人类象征性世界之间的类似”予以肯定的基础上，重新审视马克思从浪漫到浪漫与现实相结合的形象变换以及其天才、科学与成熟的艺术创造力，重新梳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从历史想象到科学构筑的思想历程，还原一个真实而完整的马克思。

本书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设计为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侧重以浪漫派反讽哲学与黑格尔的现实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滋养，以及马克思思想对两者的修正与超越为切入点，将浪漫主义视为马克思思想的渊源之一，并重新思考黑格尔哲学的真正遗产，论证马克思阶级理论是浪漫与现实的结合体。因此，以崭新的历史性的反思视角界定浪漫派与马克思、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一、马克思的浪漫主义诗情

马克思，无论有关认定他为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等不同身份的争论多么激烈，依然很少有人笃定地宣称：马克思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当《资本论》严峻、冷静、规范的批判式话语犀利地刺穿资本主义伪饰的瑰丽帷幕，人们确信她的作者必定是位理性主义的典范。面对现实，马克思隐藏了其真挚、热烈而纯理想主义的诗意情感。这种隐藏如此深入，以至于大多数研究者形成了对它的习惯性忘却，随之而引发的误解便是，青年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时期成为了其思想史演进中无关紧要的阶段。长久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德国早期浪漫派与马克思并无直接的理论传承，而马克思也在论著中对浪漫派多有诟病，^① 因此，“马克思同边沁和詹姆士·

^① 马克思曾在与卢格、恩格斯的通信中流露对浪漫派的批判态度。在1842年3月20日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便准备为其论述宗教艺术的文章写一个论浪漫派的结尾作为附录。1842年4月27日致卢格的信中，他又提出写作《论浪漫派》的计划，我们可以猜测，马克思试图对浪漫主义哲学的弊病进行系统的理论上的分析与评判。



穆勒一样，跟浪漫主义丝毫无缘；合乎科学始终是他的目的”^①。罗素（Bertrand Russell）上述的定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学家梅林（Franz Mehring）在《马克思传》中的观点颇为相似。在梅林看来，马克思在诗歌创作方面并未得到缪斯之神的垂青，他技巧笨拙并且缺乏韵文的天赋，其青年时期的诗作“散发着平庸的浪漫主义气息，而很少响彻着真实的音调”，所以，三册献给燕妮的诗篇只是一个沉醉于爱情又希望渺茫的青年的“感情倾泻”。^②由此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史对象被研究的若干年中，浪漫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关联始终没有得以明朗的肯定。虽然，马克思哲学的浪漫主义因素逐渐受到了零星而隐晦的确认，但这些确认大多只是明灭可见，无据可循。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欧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才有了一个明显的由理性主义模式向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模式的转变，马克思哲学思想先前被忽略的浪漫主义维度才逐渐被引入论题。^③亚历山大在《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中曾明确指出了这个转变的发生：“直到1950年代中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广泛接受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属于西方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传统。随着他的早期著作渐为人知，以及更为一般的思想和政治的背景之变化，这种观点又逐渐被修正甚至被相反的观点所取代——在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方面这一点尤其明显，在非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其结果是，马克思思想被视为黑格尔主义传统的激进主义变种。他被看做如果不是浪漫主义的，也是深受浪漫主义影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7页。

② 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③ 刘森林：《启蒙主义、浪漫主义与唯物史观》，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响的——他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感情上和文化上的基础。”^① 在这种观点渐趋蔓延的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如何对马克思的诗人形象进行重新的认识？可行的方法只能是首先深入到有关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关系的众论之中去，从而全面的了解这个百年思想家的完整品格。

1. 作为浪漫主义的继承人：诸多不确定的确定

1915 年，深受黑格尔、康德、马赫以及柏格森影响的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出版了其史学著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在这里，他以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史学理论与欧洲史学史进行了分析。可以说，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国内学界，克罗齐的历史观都曾被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截然对立”的哲学思想而遭受了批判。但是，如果抛却这一明显带有意识形态情愫的评断，单从克罗齐对马克思史学思想分属阶段的划分来看，马克思是被其视为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与继承人的。^② 克罗齐将浪漫主义运动的“思乡性史学”看做一种具有返回倾向的历史表现形式，这种“汹涌的情操”也是在作家身上得以充盈着“焦虑、情感和热情”的叙述旨趣。其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学家们“不再单靠抽象理性的光辉去写作了”。在社会主义学派依靠过去为自己的学说争取立足之地的若干辩白中，克罗齐认为，马克思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一学派在其主要代表马克思身上采取了浪漫主义的形式，马克思以史学的和科学的价值赋予了社会主义学派。他的著作和十八世纪时出现过的社会主义理想完全相反，因而他自夸

① 杰弗里·C. 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二卷，夏光、戴盛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83 页。

②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16 页。



那些理想已从乌托邦的状态过渡到了科学的状态。”^① 克罗齐将马克思划入浪漫主义行列时多少带有一些轻微的贬义，这也许正是其招致意大利共产党人及国内学界长期批判的原因所在。

与克罗齐相比，施米特（Carl Schmitt）对马克思思想的浪漫主义续写增加了更多明确性的指认。《政治的浪漫派》（1919年）是施米特针对现实政治问题所作的有关浪漫派政治立场的论著。施米特认为，浪漫派的审美扩张是一场在19世纪大获成功的运动，浪漫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浪漫派是主体化的机缘论。^② 如果说，任何的运动都必然基于一种看待世界的特定态度以及某个确定的最高权威的观念才能得以焕发蓬勃生机，那浪漫主义运动显然是采取了特殊的“机缘论”的态度，并以特定的浪漫主体取代了曾作为终极权威的上帝。从宗教改革开始，上帝的这种绝对地位便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沦陷。当形而上学的重心愈加趋向于世俗，“人类、民族、个人、历史发展，甚至纯粹为人生的人生”^③，这些世俗因素都争相参与了取代上帝的行动。在施米特看来，浪漫派把这个世界与万物变成了纯粹的机缘，而天才的“自我”成为了最后的权威，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不仅为这种精致的情感赋予了强大的力量，而且使其在强化自我的谋划中屈服于两种新的实在——人民（人类共同体）与历史。但浪漫派从未能将主体与这两种实在加以结合，黑格尔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将人民（被黑格尔转化为国家）和历史同辩证的自我

①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2页。

②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施米特所说的纯粹“机缘”（Anlaß）是指一种相对固有的、规范的、秩序性的因果性力量而言的，以机遇和偶然性为原则的消融化概念。“机缘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将机缘关系置于首位，“机缘论”态度的最新表现即是浪漫派，在浪漫派这里，浪漫的主体把世界当做他从事浪漫创作的机缘和机遇。

③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